金根银杪织幸福

庄有禄

“手拂青丝心向阳，沿淮三月柳条长。平川雨洗纤尘渍，大野风梳碧玉妆。春日暖，夏风凉，家家户户织琳琅。五洲四海天辽远，好梦今宵织满筐。”

每每诵读六安诗友祝家明的这首《鹧鸪天 吟霍邱柳编》小令时，脑海里便浮现出杞柳随风摇曳的景象，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霍邱柳编的前世今生。

阳春三月，在杞柳种植基地徜徉，满眼一望无垠的杞柳，沐浴着和煦春风，青翠欲滴，充满勃勃生机；数不胜数的万千枝条，宛若少女的秀发，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生命的光泽，令人心旷神怡，陶醉不已！

杞柳，又名柳条、绵柳、簸箕柳、笆斗柳、红皮柳，落叶丛生灌木，适宜河流两侧低洼易涝地和荒滩生长；主根少而深，侧根比较发达，耐涝、耐寒、耐碱、耐高温；在水淹长达两个半月的情况下仍能生长，在无雨季节可防风固沙，雨季到来时可防洪护堤。广置杞柳，不仅可以保护农田，发展观光农业，还可以调节气候，促进生态平衡。生长在淮河岸边的杞柳，枝条粗细匀称，无分叉，光泽度好，柔韧性强，是人们非常喜欢栽培的树种，千百年来，一直受到垂青与呵护，生生不息，旱涝不绝，彰显出无穷无尽的魅力与神韵。

(一)

霍邱县地处大别山北麓、淮河中游南岸，西与河南固始接壤，东傍淠河与寿县交界，南与裕安、叶集区毗邻，北依淮河与阜南、颍上两县隔水相望。域内拥有城东湖、城西湖和大小水库几十座，由西往东，史河、泉河、沣河、汲河、淠河等大小河流穿境而过，大小塘堰，星罗棋布，水域面积高达1.42万公顷。特殊的地理位置及环境，造就了滩涂众多，其中82千米淮河大堤内外有滩湾洼地36万余亩，这里自古以来就生长着难以计数的杞柳、芦苇、荻柴等木本和草本植物，为黎民百姓生存繁衍提供了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生产生活资料，既是活命泉，也是摇钱树。

杞柳生产基地

柳编筐篮

据史料记载，早在6000年前，霍邱这块膏腴之地就有人类生活。春秋初中期为蓼国属地，公元前622年被楚公子燮所灭，设蓼邑，归楚国管辖。大约在春秋前后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们，利用随处可见的杞柳资源，制作一些简单的筐、篮、篓等生活用品，方便生活。做工原始粗糙，主要突出实用性，能储运东西即可。

创造古蓼文明的先人们，在淮河南岸繁衍生息，传承着生产生活本领，其中柳编技艺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光大。到明清时期，柳编比较兴盛，大多数农家都有人会编筐打篓，部分家庭将多余的柳编产品拿到街市上出售，赚取收入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人民政府掀起治淮热潮，并大力发展农村集市贸易，不断提高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水平。柳编工艺重获新生，再度得到兴盛与发展，产品由十几种增加到几十种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。人们赶集上店，都能够选购到中意的柳编产品，主要有抬篮、提篮、挂篮、洗衣篮、粪筐、笆斗、簸箕、笸箩、团簸、柳箱、渔篓等。这些日常的生产生活用具，工艺趋于细腻，款式趋于多样，比较敦实耐用，深受广大用户青睐。

沿淮各地传统的庙会，渐渐演变成物质交流大会。每逢会期，大街小巷人头攒动，交易的物品堆积如山，种类齐全，多姿多彩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其中不乏款式多样、功能各异的柳编产品。许多农人肩挑、身背、手挎着选购的柳编制品，笑逐颜开地返回村庄，随时使用，发挥应有功用。一旦用坏，便寿终正寝，当作烧锅柴火，煮饭炒菜，丝毫都不浪费。

1979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华夏大地，吹亮了沿淮人民的眼眸，吹醒了沿淮人民的心灵。他们瞄准家乡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丰富的杞柳等资源，结成团队，发展壮大柳编产业，大力提升利用效率，把昔日的烧锅燃料变成摇钱树和财神爷，变成脱贫摘帽、发家致富的金根银杪。

地处淮河南岸的临水镇的潘同春和姜家湖乡的姜家辉等人，发扬敢于带头吃螃蟹的精神，分别在家乡小店村和姜台村，率先成立小型柳编厂，将长期分散的一家一户的编织艺人，集中到厂内编织，既可保证编织时间，又便于相互切磋编织技艺，提高编织质量，并初步形成有组织、有纪律的编织队伍，攥紧拳头，形成合力，主动奔赴市场，搏击风浪，大大增强了抗御风险的能力。

火车跑得快，全靠车头带。一花独放不是春，众花齐绽春满园。在潘同春和姜家辉等人的启发和带动下，古蓼大地沿淮沿湖乡镇的编织农户，积极主动抱团取暖，雨后春笋般成立上百家大大小小的柳编企业，仿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，闪耀着光芒，为成百上千的编织户寻到了脱贫之路，开启了致富之门。其中规模较大、经营范围较广的柳编企业主要有华安达、庆发湖、天华、绿缘、益佳等公司。经过20多年的滚动发展，霍邱柳编产业由小到大，由弱到强，覆盖临淮岗、临水、朱港、周集、范桥、王截流、城西湖、新店、宋店等近10个乡镇。截至2003年，杞柳种植面积由改革开放初的3000多亩发展到10余万亩，形成柳编专业村50多个，加工的能工巧匠3万多人，销售额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柳编企业达30余家，其中有出口创汇实绩的19家，产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年出口额近2亿美元，成为霍邱四大支柱产业之一，撑起了一片新天地。沿淮老百姓高兴地说：“柳编，编来了楼房，编来了新娘，编来了幸福，编来了小康！”

(二)

霍邱柳编产业在企业积极作为、政府鼎力推动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，呈现出快速发展、欣欣向荣的喜人态势，带动乡村发展的力量越来越强，在海内外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。2002年，庆发柳编集团乘势而为，投入4000万元人民币，在临淮新镇兴建占地260亩、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的柳编大市场，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柳编产品集散中心。内设柳编技术研究部、培训学校、生产车间和样品展示厅，为人才培训、产品研发、样品选购和成品加工提供系列服务。一栋栋生产车间和产品仓库，造型别致的展示大厅以及研发中心办公大楼，鳞次栉比，高端大气。西依农民公园，北傍淮河主航道，面临新镇大街，水陆交通便捷，绿树成阴，渠水绕流，花香四溢，环境优美，别有洞天。柳编展示大厅内依次摆满形态各异的样品，有厚重大气的沙发、圆桌、坐床，有古色古香的花瓶、茶几、板凳，有小巧玲珑的花篮、果盒、提篓，还有造型新颖灵巧的插件、挂件和栩栩如生的鸡鸭兔等小动物，等等，令人目不暇接，爱不释手。

柳编制品交易市场

柳编大市场的建成，吸引沿淮3万编织农民从事杞柳编织，柳编生产范围辐射沿淮湖近20个乡镇，在安徽、河南、山东等地建立28个直属分厂、56个生产点，在深圳、山东临沂建立了柳编出口分公司；销售市场拓展到欧美及东南亚3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柳编工艺品还走进了美国白宫，创造了出口营销的奇迹。

华安达集团旗下的淮美奇工艺品有限公司，在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潘同利、省级非遗传承人潘勘、市级非遗传承人沈家明等带领下，持续加大研发投入，成立拥有20多人的柳编工艺品专业研发设计团队，他们始终瞄准市场需求，融入现代生活元素，依凭超前的时尚设计理念，每年在传统花艺篮、果蔬篮、园艺工艺品和装饰工艺品方面，迭代创新品种达5000个以上，牢牢占据市场先机，长期立于不败之地，成为柳编工艺品生产领域的常青树。

随着霍邱柳编的声名鹊起，影响日隆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，紧抓机遇，积极申报地理标志产品、非遗项目和生产保护示范基地，同时申报霍邱柳编非遗项目传承人，均取得成功，让人刮目相看，为提升霍邱知名度和美誉度做出重要贡献。

2008年12月31日，霍邱柳编被国家质检总局认定为地理标志产品。2020年7月27日，入选中欧地理标志第二批保护名单。2007年12月28日，入选六安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录；2008年12月4日，入选安徽省第二批非遗项目目录；2011年5月23日，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批非遗项目目录。

华安达集团(公司)总经理潘同利于2009年12月31日被批准为霍邱县第一批非遗项目(柳编工艺)传承人；2013年7月30日，被批准为六安市第三批非遗项目传承人；2015年3月2日，被批准为安徽省第五批非遗项目传承人；2018年5月8日，被批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批非遗项目传承人。

2024年3月20日，中国文化旅游部公布《2023——202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》，作为霍邱柳编项目依托单位的霍邱淮美奇工艺品有限公司，被认定为“霍邱柳编生产保护示范基地”。保护范围为临淮、临水、周集、城西湖、宋店、新店6个乡镇所辖行政区域。

随着时间推移、社会发展进步，霍邱柳编工艺水平日益提高，不再拘泥于农耕生活之所需，在继承古代柳条的削制、分捻、立编等工艺手法基础上，大胆开拓，不断创新，编织工艺日趋精湛，发展成精编、细编、透花编、套色编、染色编、混合编(柳竹混、柳麻混、柳木混、柳草混、柳草木混)等几十种编织技法，由农渔业领域延伸到家居、服饰、园艺、庙堂等多个领域，形成独树一帜的柳编新型工艺技术，发展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时尚和艺术表达方式，令人眼界洞开，叹为观止。呈现出以下特点：

纤细柔韧。柳条具有一定的柔韧性，便于编织、折叠、结扎，柳编作品具备细腻和流畅的线条。

色彩丰富。既可使用柳条的自然颜色，也可以进行染色，使作品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，光彩迷人。

生动逼真。柳编作品栩栩如生地表现出各种动植物、人物和景致的生动形象，形神兼备，呼之欲出，给人以生动写实的感觉。

实用性强。作品可以用作生产、装饰和馈赠的礼品，也可用于一些实用工艺品的制作，如桌、椅、床、茶几等，既美观大方，又经济实用，深受用户欢迎。

霍邱柳编除了具备上述特点外，在质量技术要求方面也十分严格。其栽培品种必须是霍邱沿淮环湖洼地原生杞柳品种，即霍邱大白皮柳条。对杞柳生长的土壤和地块有明确要求，土层深厚肥沃的湖滩地或低洼潮湿的淤土细沙湿地，pH值在5.2至5.66之间。在扦插、施肥、除草、病虫害防治、收割等环节，都有具体明确要求，不可越雷池一步。用于编织的柳条选择粗细匀称、无分叉、光泽度好、韧性强的，否则被视为废品或次品，弃之不用。必须手工编织，选择经编、扭编、平编、立编、钉编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进行编织，杞柳条占成品表面积的80%以上。编织的成品手感光滑，其性柔韧，耐撞击、摔打、挤压，无霉变，无异味，无斑痕，无污染，透气性强，经久耐用，生态环保，质量上乘。

柳编的加工流程也比较复杂，需要经过选料、浸泡、漂白、清洗、编织(或造型)、修理、熏蒸、染色(或喷漆或打蜡)、晒干(或烘干)、包装十道工序，方能装车装船托运，投放市场，供广大客户选购。

为保证霍邱柳编符合生产标准，不发生质量问题，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》于2019年11月，由国家文化旅游部对外公布，霍邱县淮美奇工艺品有限公司获得霍邱柳编项目保护单位资格。2023年10月31日，霍邱柳编项目保护单位评估合格，并公开发布。该公司始终加强管理，严格按照标准生产，不断创新产品，拓展销售渠道，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一致好评。公司克服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，营业额稳步上升，2023年实现销售收入5030万元人民币，纳税164万元人民币，受到地方政府表彰。

(三)

柳编工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，不仅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和装饰领域，还被用于艺术创作和文化活动，富有深刻丰富的文化内涵：首先，传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智慧和审美观念，体现华夏民族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。其次，其制作需要耐心和细致的工艺，培养了人们的耐心和专注力，对提高人们的优良品质有着积极影响。再次，柳编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，其柳条的韧性代表着坚韧不拔的精神，其作品中的花鸟图案寓意着吉祥与美好。

各级政府认识到柳编的文化内涵和较强的带动力及影响力，持续加大对柳编产业的扶持力度，帮助企业组建研发团队，通过免费举办柳编手工艺培训班、组织传统工艺品设计大赛、举办柳编工艺品展示营销活动等途径，为柳编产业发展壮大保驾护航，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，取得良好成效。华安达集团董事长潘同春感慨地说：“没有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扶植，没有社会方方面面的热情支持，我们公司发展不到今天，取得不了这么多显著业绩与诸多荣誉。我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党的恩情，决心不负组织栽培与希望，继续加倍努力，争取更大的成绩，带领更多人走向富裕安康的生活！”

为助力霍邱柳编等特色工艺品加速出口，六安海关一对一指导企业建立完善的溯源管理体系，完成出境的柳编制品生产企业注册登记，定期梳理辖区内需要对外推荐的注册企业，做到应推尽推，引导企业关注输入国家和地区最新政策。建立及时沟通反馈机制，解决通关疑难问题；推行预约申报、远程查验等便捷举措，落实证书自助打印、智慧审批等便利措施，让货物通关提速增效，倾心为柳编出口创汇企业提供优质服务，让受益企业感动万分，情不自禁地翘起大拇指。

(四)

多年来，霍邱柳编企业始终注重产品宣传与营销，积极参加旅游商品展销会和广州贸易交易会，不断提升知名度，步入良性发展轨道。安徽庆辉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沙涛参加广交后高兴地说：“我们公司的产品不断创新改进，深受国外客户青睐，订单生产周期已经排到2025年。”

霍邱首上柳编工艺品有限公司参加广交会，没有使用线上“连线展示”和“VR展位”功能，却以一段企业介绍词吸引着观众的眼球：“古老的淮河，清澈的河水，一望无际的风吹柳低见牛羊的嫩绿的杞柳滩……就是我们美丽家园。这里的人们从小就在淮河边割草放牛、编筐打篓，练就一手柳编绝活。”这段话质朴无华，充满对家乡和家乡特色产业的热爱之情，读后让人心动不已，收到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，赢得了丰硕的订单，格外欣喜。

随着霍邱柳编产业的崛起和对外影响力的提升，吸引省内外诸多高校学子前来研学，参加社会实践活动，深受教育与启发。

早在2014年，上海复旦大学就将临淮岗景区确定为研学基地，连续多年安排师生前来参观柳编大市场和柳编展示大厅，走访编织农户，调研柳编文化，了解沿淮人民群众今非昔比的幸福生活，开阔了眼界，增强了热爱祖国、热爱社会主义的浓郁感情。2023年和2024年7月中旬，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、巢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分别组织几百名师生参加暑期实践团，先后来到霍邱城关、临淮、临水等乡镇，开展社会实践活动，感受柳编工艺品“方寸之间见天地，细微之处见乾坤”的独特魅力，获取“一编一织皆心血，霍邱柳编传天下”以及“霍邱柳编编织的是生活，传承的是文化”等深刻认知，可谓满载而归、不虚此行。

(五)

如何将传统的文化技艺进行传承，深入地将现代元素与传统技艺完美结合，推动乡村旅游经济稳步提升，让非遗文化持续健康发展，孕育出更好的新时代乡村文旅？针对这一问题，霍邱县文旅体中心主任张健表示：“我们将按照产业带动、示范引导、政策支持、融合发展的原则，持续推进我县非遗文化传承发展，依托淮河文化园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，深度融合‘非遗文化+文化旅游’共同发展，利用临淮岗风景区的辐射带动作用，积极推动柳编、泥塑、木刻等非遗产品生产链上下游的原料加工、仓储物流、产品包装、网页设计、录像摄影等行业发展，助推柳编文化等产业逐步集聚，倾力打造标准化、品牌化的非遗融旅经济产业新高地，为加快霍邱和美乡村建设步伐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”

怀着对霍邱柳编产业发展前景的展望，不禁心潮激荡，口占一首《霍邱柳编咏赞》，以抒心绪：蔵蕤杞柳洼涂间，傲雪顶风不畏寒。喜沐春阳翻碧浪，笑接秋雨起白烟。脱胎换骨金银贵，打篓编筐宇宙宽。往日农家烧火棍，今朝越海雀成鸾。

文化中国行 非遗

李霁野的文学使命

朱德奎

李霁野(1904—1097)，原名继业，霍邱县叶集(现六安市叶集区)人。少时，入叶集明强小学读书，接受新学教育，与韦素园、台静农、韦丛芜、张目寒、赵善夫等同班同学。1919年秋，考入阜阳安徽省第三师范学校读书，在校时，受到“五四运动”的影响和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新青年》、《少年中国》等进步书刊等书籍的熏陶，同时，大量阅读“五四”以来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。在新文化、新思潮的感召下，他受到“科学”与“民主”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思想的影响，初步接触了革命思想。1921年秋，因为受到学校顽固势力的压制和排挤愤而退学。此后，欲转学安庆而未成，即与同学韦丛芜共同为《评议报》办了一个《微光周刊》，后来，又在《皖报》上办了几期《微光副刊》。在这些报刊上，李霁野发表了一些反封建礼教的评论和日式短诗。那时，他才十七八岁，初步显现了他的文学才华以及他“唤醒国人”的文学初心。

1923年春，李霁野北上北平，去进修英文，后进入崇实中学读书。这时，他的同学韦素园、台静农、韦丛芜、张目寒等也先后来到北平求学。由于时局动荡，社会混乱，他们在北平生活极其拮据，有时甚至衣食无着。为了解决生活费用，李霁野于1924年暑假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列夫的《往星中》。正在他彷徨于无处投稿之时，同学张目寒把李霁野引荐给他的老师鲁迅先生，同时，韦素园、台静农、韦丛芜等也先后有幸拜识鲁迅这位新文学的领军人物。鲁迅先生对李霁野翻译的《望星中》，给予了肯定，并为其撰写了提要，还转请画家画了封面，并帮助介绍出版。从此，李霁野和他的同学们真心投在鲁迅先生门下，开启了他们与鲁迅先生的终身不解之缘。

也正是这些进步文学青年们难以解决的出版和发行困难，促使鲁迅先生带领他们创立自己的文学社团。1925年夏，鲁迅在北平倡导成立《未名社》。《未名社》由鲁迅先生领头，李霁野、韦素园、台静农、韦丛芜等为成员，开办经费由李霁野等成员每人筹借50大洋，其余资金由鲁迅兜底。后来，河南籍的曹靖华也欣然加入。这一年，李霁野才21岁。

1925年秋，李霁野从崇实中学毕业，进入燕京大学读书，1927年，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无奈休学。之后，他一面到孔德学校教书，一面与韦丛芜等继续打理《未名社》事务。在《未名社》存续的六七年间，他发表了30余种长、短篇译作，包括安特列夫、房龙、卡佛尔顿、赫里克等人的作品，以及苏联作家的文学评论等等。

1928年4月，《未名社》遭到军阀政府以“共党机关”的莫须有罪名查封，李霁野、台静农同时被捕，被关押50天才释放。但是，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，当年10月，《未名社》又在景山东街开设了门市部。1929年，李霁野为纪念被捕获释一周年，翻译出版了《不幸的一群》。

1930年，李霁野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任教，他也是女师英语系的创办人。在女师的六七年间，他边教书边翻译，先后翻译出版《简·爱》、《我的家庭》等著作。从1937年开始，他用了4年半时间，译完120万字的《战争与和平》，译稿先后分期寄给香港九龙的中华教育基金委员会，可惜，该书稿在日本侵略军侵占香港时散失。

1938年秋，李霁野赴北平辅仁大学任教，后因为局势恶劣，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追捕，于1943年辗转多地，到达重庆。初到重庆，他翻译出版了苏联《卫国英雄故事集》。以后，他进入重庆复旦大学、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。课余时间，他翻译出版了《虎皮武士》、《杰基尔大夫和海德先生》。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期间，李霁野做过6次课外讲演，讲稿集结为杂文集《给少男少女》出版。《给少男少女》后来流传甚广，甚至是在网络盛行后不断被网民转抄，而且在父亲离世近20年后还被再度出版，对青年如何看待人生和读书仍能有所启迪。《给少男少女》中的一些经典段落，经常被一些读者节选，作为指导自己生活的金句。

1946年，应许寿裳邀请，李霁野赴台湾编译馆任编纂，后到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，期间，翻译出版了《四季随笔》、《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》。这时，台湾刚刚光复，日本奴役台湾50年，一直在搞殖民文化。光复后的台湾，首当其冲的是中华文化的复兴，李霁野正是这一伟大使命的践行者之一，为此，他做了大量的工作。后来，许寿裳被反动势力暗杀，李霁野的生命受到极大威胁，他只好悄悄地转道香港回到天津。1949年9月起，他到南开大学任教，后任系主任。到南开大学任教后，翻译出版了《难忘的一九一九》，出版了《山灵湖》、《海河集》、《回忆鲁迅先生》等著作。

1952年，李霁野参加赴朝慰问团，慰问入朝志愿军。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57年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，访问意大利、瑞士和法国，写了《意大利访问记》一书。

建国后，李霁野曾任天津市文联主席、天津市外国文学学会理事长、中国文联委员、中国作协理事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。

1980年，离职休养，任名誉系主任。离休以后，即行整理著译，筹备出版文集。1997年5月4日，李霁野先生逝世。

纵观李霁野先生一生，文学是他的第二生命，他一生笔耕不辍，著作等身，且终身以翻译、创作进步文学、革命文学为己任，以文学唤醒国人为使命，筚路蓝缕，无怨无悔。他所译介的许多名著以及他创作的许多作品，将永远成为文学天空的经典。

游客参观叶集红色博物馆里未名社展区。 徐缓 摄

李霁野与鲁迅先生关系密切，并与鲁迅先生结下影响其一生的缘分。据《鲁迅日记》记载，自1924年12月26日至1936年10月4日，李霁野访鲁迅54次，致信124封，赠书十余种；鲁迅访李霁野14次，致信86封，赠书十余种。他既是鲁迅的忠实弟子，又是热心的鲁迅研究家、宣传家。全国解放以前，他写了六七篇回忆鲁迅的文章，收入《鲁迅精神》专集。解放以后，发表了72篇(首)关于回忆、研究鲁迅的诗文，先后出版《纪念鲁迅先生与未名社》等书籍。

李霁野先生除了致力于文学创作、教导自己的学生，对所有求教于他的文学后辈，无不奖掖有加，不遗余力地精心扶持。他回到家乡的叶集中学，亲切地和爱好文学的同学们座谈，指导孩子们的创作。当时，有一个学生叫陈有才，喜欢创作诗歌，李霁野先生给予热情鼓励，陈有才深受鼓舞，从此走上诗歌创作之路，在他中学和大学期间，就创作发表了大量的民歌，后来，更是成为“中国民歌王子”，1958年就以一首《我唱山歌党定音》登上《人民日报》。此后，他一发而不可收拾，终身以创作大别山民歌为己任，先后创作出版了大别山民歌18部。

叶集中学创办校刊《未名文学》，李霁野先生亲自为其题写刊名。叶集中学李德中老师，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，他经常给李霁野先生去信，请教有关问题，李霁野先生再忙，总是耐心复信，先后回信30余封。

李霁野先生一生奔波于天南海北、海峡两岸，但是，他总是念念不忘故土情。乡亲们无论谁去拜访他，他再忙也会抽出时间热情接待；乡亲们遇到困难，他都会倾力相助。1991年，家乡叶集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，李霁野先生得知情况后，忧心如焚，80高龄的他，冒着酷暑，在天津四处奔波，多方求助，为叶集一校(明强学校旧址)援建了一栋“津谊楼”。

1997年元月23日，李霁野给叶集镇政府写了这么一封信：“我已经93岁高龄，在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。我离开家乡已70多年了，但家乡的风土人情、一草一木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。年岁愈大思乡之情愈浓，可惜我身体不行了，不能亲自回去看看家乡在改革开放政策鼓舞下，在你们的领导下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是我始终有一个心愿，想在辞世之后，把自己和老伴的骨灰埋在家乡的泥土上，了却这几十年来的思乡之情。让我在九泉之下为家乡的腾飞祈祷。

我想能否自己出钱买一小块地(能埋下我老俩口的骨灰即可)，再立上一块碑，不搞其他太繁琐的东西。拜托了。”

1998年，李霁野先生的骨灰回归故乡叶集，叶集人民为这位游子举行了隆重而又简约的骨灰安葬仪式，当时在叶集工作的我，有幸成为这一庄严仪式的主持人。

行文至此，诚惶诚恐的我，推开窗子，映入眼帘的正是李霁野先生故乡的风景，日新月异的叶集，春深时节，霁野如画！

沃土春晖

本栏责任编辑：徐 缓

E-mail:WXRB—xuhuan@163.com